

拉吉夫甘地遇害與印度大選

沈鈞傳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印度憲政史上的第十屆國會大選在五月二十日展開第一輪投票後，因國大黨領袖拉吉夫·甘地被炸身亡，迫使第二、三輪投票延後三週舉行。最後一輪的投票已於六月十五日結束。到目前為止開票統計尚未完全公佈，據現有得票顯示，國大黨一如所料，成為這次大選的第一大黨，但距離過半數議席仍有些微差距。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歷史上最為血腥的大選已告落幕，除了拉吉夫·甘地身首異處外，還有四百多人在選舉中死於非命，錫克教暴徒在大選結束後不久的兩次火車屠殺中，又增添了一百多名怨魂，原定六月二十二日舉行的旁遮普邦國會議員和邦議員選舉，也因錫克教好戰份子猖獗狂妄，慘遭殺害的候選人已多達二十二人。印度國大黨政府於六月廿一日在納拉西瑪·拉奧(P.V. Narsimla Rao)宣誓就職後，為了確保旁遮普邦選舉的公正和平以及避免更多流血事件起見，主即宣布旁遮普邦選舉順延至九月廿五日舉行。這許多殘酷而不幸的事件與民主選舉聯繫在一起，著實使人感到印度民主政治的困境與危機已到了必須重加思考的關頭，可是很不幸的，目前執政的國大黨還沒有通過國會的信任投票，內部派系已蠢蠢欲動，如果國大黨人今後不思團結一致，那麼印度的分離主義，種族衝突及經濟危機將給印度聯邦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對七億四千四百萬印度人民而言，無疑將是一個永劫難復的悲劇。

「國民陣線」政府基礎薄弱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所舉行的第九屆大選，印度各黨派在一致聲討拉吉夫·甘地政府腐化和無能的情況下，使國大黨在印度國會下議院擁有的議席，由四一九席銳減為一九二席，這一結果雖然仍使國大黨保留了第一大黨的優勢地位，但是却缺乏小黨的支持而無法出面組織聯合政府，因此印度總統乃邀請由五個黨派組成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以一四四席

的次多數順位組織少數黨政府。「國民陣線」中最大派系「人民黨」(Janata Dal)領袖普拉塔布·辛格(V.P. Singh)乃繼拉吉夫·甘地，成為印度新總理，西方政論家認為，國大黨的第二度下野正意味着「尼赫魯朝代」三代家族統治的結束。但是就印度憲政史來觀察，印度政黨分合無常，執政黨一旦內部發生分裂，或支持「國民陣線」的其他派系撤回對執政黨的支持，那麼一九八〇年「人民黨」政府因內閣而造成甘地夫人東山再起的歷史恐將再度上演。

辛格所領導的印度「國民陣線」聯合政府，本質上屬少數黨政府，民意基礎相當薄弱，而其所以能通過國會中的首次信任投票，主要乃得力於「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和兩個印度共產黨的支持。但是「印度人民黨」是一個極右派的政黨，具有強烈的印度教沙文主義的色彩，部分激進份子甚至有好戰傾向，對非印度教徒常採取暴力行動，因此「印度人民黨」在意識形態上與印度憲法所標榜的「世俗主義」常常背道而馳，教派衝突也因此成為印度社會安定的一大隱憂，其嚴重性遠比印度共產黨(CPM)和印共馬克思主義派(CPI)的左傾思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印度自獨立以來的第二個非國大黨政府，誠如意料地在執政僅僅十一個月之後，因為「國民陣線」政府內部意見分歧而發生權力衝突；再加上辛格總理主張將全國半數公職保留給弱勢種性的政策，引起了學生自焚與服毒自殺的反抗運動，造成社會的不安；最後則因為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阿育達雅鎮(Ayodhya)為興建寺廟事件而發生流血衝突，幾乎爆發一場全面性的種族戰爭，①這項印回之間的宗教衝突雖然由來已久，但是由於辛格總理下令將過去支持「國民陣線」的「印度人民黨」主席愛德瓦尼(Lal Krishan Advani)加以逮捕，引起這個友黨的強力反彈，於是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公開宣稱不再支持辛格所領導的「國民陣線」政府，於是在強大的反對黨國大黨的推波助瀾下，在國會提出了不信任案，投票的結果，在國會中以三四六票對一四二票，通過了對辛格政府的不信任案，辛格總理的政治生涯就此宣告結束，而終於在十一月七日提出辭呈。②

辛格辭去總理職務後，按照憲法規定，印度總統立即咨請在野的國會第一大黨國大黨嘗試組織聯合政府，可是由拉吉夫·甘地所領導的國大黨，對於前政府所留下的政治爛攤子興趣缺缺，竟然將垂手可得的政權，拱手讓給「國民陣線」中分離派領袖謝卡爾(Chandra Shekhar)。謝卡爾派系雖然在國會中僅擁有五十餘席，但是却受到國大黨一九〇餘席及「印度人民黨」八十餘席的支持而出任總理，這樣的微妙組合在印度憲政史上乃是前所未見的異數，其前途之不穩定將是意料中的事。

拉吉夫·甘地與謝卡爾總理的蜜月甫告結束，雙方就逐漸出現貌合神離的現象。首先是國大黨頻頻批評謝卡爾政府的政

註① A. S. Abraham, "The Name of the Bai", *Sunday Review of the Times of India*, May 5, 1991, p. 6.

註②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8, 1990, p. 1

策。在內政方面，竟然指責謝氏準備與錫克教分離主義份子進行談判一事，有損國家利益；接着又批評政府的財經政策不當，導致經濟日益惡化和物價持續上漲。在外交上，則認為印度在波斯灣戰爭期間，允許美國運輸機在多處印度機場降落加油，有違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同時對於政府在波斯灣戰爭問題上所持的立場，也認為不符合印度一貫的反帝原則。^③

印度國會新會期在今（一九九一）年初開議前，許多敏感的國會議員已預料到謝卡爾總理恐怕難逃劫數。今年三月五日，兩名哈里亞納邦（Haryana）的警探在偵察拉吉夫·甘地住宅時不幸被捕，國大黨以黨魁住所受到監視而借題發揮，要求謝卡爾採取強硬措施，否則就要抵制國會。謝卡爾總理經過二十四小時的考慮後，乃於三月六日向總統溫卡德拉曼提出辭呈，為期不到四個月的少數黨政府，在國大黨抽腿之下，終於垮台。^④印度總統溫卡德拉曼也隨後在三月十三日下令舉行新的大選。這件事情的發生雖然早在大家預料之中，但是在當今印度內部問題叢生，政黨派系分合無常，經濟狀況又極度惡劣的狀況下，舉行一次新的大選，不僅增加人民的負擔，而且為原已動盪不安的政局，憑添更多動亂的因素，對印度社會和印度人民來說，頻頻舉行大選，已成為一項額外的負荷。

拉吉夫甘地不幸遇害

印度被稱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根據今年初印度人口調查統計的結果，印度全國總人口為八億四千四百餘萬，^⑤僅次於中國大陸而居世界第二位。最近，印度原擬在五月二十、二十三和二十六日分三個回合舉行第十次大選，據印度官方的統計，參與投票的合格選民多達五億一千四百餘萬，候選人也多達八千五百多人。可是很不幸的，就在第一輪大選甫告結束，開票統計尚未完成之前，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於五月二十一日，在印度南部泰米爾那杜（Tamil Nadu）邦從事競選活動時被炸死亡，同時罹難的至少還有十二人之多。這件歷史性的悲劇發生後，印度政府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並下令三軍進入最高警戒狀態，全國除降半旗哀悼一個星期外，原訂隨後舉行的另外兩輪選舉亦宣告延後三週，至六月中旬再行投票。全世界各國領袖對於拉吉夫·甘地的遇害也無不表示震驚與哀悼，並紛紛派遣代表前往新德里參加拉吉夫·甘地的葬禮，其中包括總統、副總統、總理、王子、部長和特使，一時間印度首都冠蓋雲集，再度成為世界各國注目的焦點。

印度自獨立以來，國大黨領袖尼赫魯出任第一屆總理，先後在位將近十七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尼氏去世後，夏斯屈（

註③ 聯合報（台北），民國八十年二月十日，頁四。

註④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7, 1991, p. 1.

註⑤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26, 1991, p. 1.

Lal Bahadur Shastri) 繼任，但為期僅一年半而不幸病故異鄉，於是尼氏之女英蒂拉·甘地夫人 (Mrs. Indira Gandhi) 繼任總理，迄一九八四年遭錫克教衛士槍殺身亡為止，其中除一九七七年三月至八〇年九月在野外，先後執政亦有十一年之久，而其子拉吉夫·甘地繼承總理後，在位四年有餘即告下台。這次大選，拉吉夫·甘地頗有重領風騷，再度執政的氣勢。

拉吉夫·甘地不幸遇害後，國大黨內部一時間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態。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尼赫魯家族一連三代，控制了國大黨內的一切政治資源，尤其是甘地夫人及拉吉夫·甘地母子執政時期，黨內較具實力的領導人物或元老級的領袖，不是遭到整肅，就是脫離國大黨另行組織新的黨派，而留在黨內的元老重臣，都是一批忠於尼赫魯家族，而且又不具政治野心的好好先生，因此國大黨領袖一旦發生變故，很難產生一位能够受到各派系一致支持的繼任人選。甘地夫人在一九八四年被兩名錫克教安全人員槍殺後，按照印度憲政常規，當時的印度總統齊爾·辛格 (Zail Singh) 應該委任內政部長或內閣中最資深的財政部長暫行代理總理職務，可是親甘地夫人的總統齊爾當時正在國外訪問，他在匆匆趕返國門時，曾任國大黨總書記的阿隆·尼赫魯 (Arun Nehru) 面告總統稱，國會黨團已決定由拉吉夫·甘地繼任總理，^⑥這一有違憲政常規措施，曾引起印度憲法學者的置疑。不過從政治現實來看，當年如果齊爾·辛格總統任命其他國大黨部長來繼承甘地夫人的遺職，很可能引起一場國大黨內部的權力衝突，當然更不可能出現一九八四年年底大選，因拉吉夫甘地的掌舵而爭取到大量同情票，使國大黨以前所未有的絕對多數而贏得勝利。

這次國大黨領袖拉吉夫·甘地，在大選過程中不幸遇難，對於原被各界一致看好的國大黨而言，無疑將陷入馬失前蹄，陣前換將的困境，因此國大黨決策階層經過連夜的商議，決定推舉拉吉夫·甘地的遺孀桑尼亞·甘地 (Sonia Gandhi) 繼任國大黨黨魁，繼續領導該黨競選，以完成拉吉夫·甘地的遺志。^⑦桑尼亞為義大利人，身上並不具有尼赫魯家族的血統，而且在國大黨及政府內從未擔任過任何職務，更何況她本人事前也未被告知，所以在短短幾個小時內，這位害羞而內斂的小婦人，竟然飛上技頭變鳳凰，的確讓人有跌破眼鏡的感覺。^⑧當然這樣的作法可以說是一項權宜之計，其目的在避免大選進行中，為爭奪領導權而發生政治鬥爭，造成黨的分裂，至少可以使國大黨內部各派系維持暫時的團結；另一方面則希望藉助政治受害者家族代夫出征，以便獲取選民的同情。類似的模式在一九八四年拉吉夫·甘地繼甘地夫人被刺身亡之後，領導國大黨在大選中獲勝已是明顯的先例，這次如果由桑尼亞領導國大黨競選，必定也會獲得許多選民的同情，可是桑尼亞早已視

註⑥ Pranay Gupta, *Vengeance: India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Indira Gandhi* (N. Y.: W. W. Norton & Company, 1985) pp. 93-4.

註⑦ *Asiaweek* (Hongkong), June 7, 1991, p. 28.

註⑧ Hamish McDonald and Rita Manchanda, "Congress seeks a New leader and direction, fres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6, 1991, pp. 10-11.

政治為畏途，所以拒絕了國大黨推舉她出任黨魁的好意，她在一封致國大黨最高決策機構國大黨工作委員會（Congress Working Committee—CWC）的信函中懇切地表示：「我的家族一再面臨悲慘的下場，使我不得不拒絕這項黨的任命。」^⑥可是國大黨對於桑尼亞的婉拒並不因而死心，還決定在葬禮結束後繼續進行遊說，可是桑尼亞並未所動，於是國大黨乃不得不另覓臨時性的領導人選，以便渡過大選期間的接班危機，待大選結束後，再從國會議員中推舉正式的領導人，於是前曾分別出任過外交部長、內政部長和國防部長的納拉西瑪·拉奧乃於五月二十九日被一致推選為國大黨的臨時主席。^⑦

拉奧現年七十歲，當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拉奧在印度南部家鄉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出任首席部長時，就成為甘地夫人的親信，每週必定三次飛往新德里與甘地夫人共商國事。最近拉奧在醫院做過心臟血管繞道手術，所以並未參與這次國會議員的選舉。事實上也就是因為拉奧不具政治野心，目前又沒有領導任何政治派系，再加上年高德劭，很容易受到各派系的支持，成為過渡性的領導人。至於國大黨內部有意問鼎黨魁與總理的人不在少數，較具實力的有前財政部長蒂瓦里（Narain Dutt Tiwari），他曾一度盛傳是國大黨未來總理的第二把交椅而受忌於拉吉夫·甘地，甚至因而被貶，由中央派往北方邦（Uttar Pradesh）出任首席部長，這次大選，蒂瓦里再度被懷疑不聽中央指示而受到拉吉夫·甘地的排斥；第二位重量級人物為前中央邦（Madhya Pradesh）首席部長阿鍾·辛格（Arjun Singh），他是位有野心而深藏不露的政治人物，據說受到拉吉夫·甘地之妻桑尼亞的支持；最具實力的要算南部馬哈拉希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長夏立德·巴瓦（Sharad Pawar），他過去曾背叛甘地夫人而加入反對黨陣營，後來雖再度受到拉吉夫·甘地的重用，但是他在馬哈拉希特拉邦及南部地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所以一直被拉吉夫·甘地視為難以駕馭的人物^⑧。

當拉吉夫·甘地遇害後還不到兩個星期，拉奧雖已被國大黨一致推舉為國大黨臨時主席，繼續領導尚未完成的第二、三階段的大選，可是馬哈拉希特拉邦首席部長巴瓦已按捺不住，開始在黨內暗中佈樁，準備在大選結束後，角逐總理職位。

爭領導國大黨內暗潮洶湧

巴瓦在拉吉夫·甘地去世後不久，就開始和國大黨內過去親甘地派大老頻頻接觸，如國大黨的兩位總書記巴格特（H. K. L. Bhagat）和古薩德（Ghulam Nabi Azad）、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領袖畢洛特（Rajesh Pilot），以及克什米

註⑥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June 24, 1991, p. 1.

註⑦ The Statesman Weekly, June 1, 1991, p. 3.

註⑧ Hamish McDonald and Rita Manchanda, *op. cit.*

爾邦國民會議黨(National Conference)領導人阿不都拉(Farooq Abdullah)等人。巴瓦還進一步與南部各邦的國大黨執政者進行橫的聯繫，最著名的當推安德拉邦首席部長里狄(Janardhan Reddy)，卡那塔卡邦(Karnataka)首席部長班加拉巴(S. Bangarappa)，以及克拉拉邦(Kerala)國大黨議會黨團要角卡隆納卡倫(K. Karunakaran)等人，這股政治勢力形成後，巴瓦立即派員到中央遊說，完全以「南方各邦軸心」(Southern Axis)的姿態來威脅拉奧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可是對國大黨內部對決策最具影響力的北方各邦的大老們，則早已有所警惕，並對巴瓦的動作決定給予反制，所以國大黨內部政治勢力，一時竟出現了南北對峙的局面。^⑫

當印度大選第三輪投票於六月十五日結束後，據陸續開票的結果顯示，國大黨一如事前各方面的預測，已取得領先的地位，但是要想在五百一十一個國會席次中獲得二百五十六席以上的絕對多數似乎已不可能。惟國大黨將繼一九七九年甘地夫人東山再起後的第二度重掌政權已成定局，所不同的就是必須和其他黨派組織聯合政府，或者在其他黨派議員的支持下，組織少數黨政府。

根據最新的選票統計結果顯示，國大黨在五一一席國會議員中已獲得二四二席，與過半數的二五六席，尚有十餘席的差距；右翼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獲一一九席；左翼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獲七四席；共黨聯盟共得五五席。^⑬就這一結果來看，國大黨即使不與其他政黨組聯合政府，在短期內，應該會獲得其他議員的支持而安渡難關。但長此以往，由於國大黨組閣過程中出現了種種派系鬥爭的現象，這種本身政治地位尚未穩固而內部陣腳已亂的情況，實在又一次凸顯了政治醜陋的一面。

當這次選舉結果陸續揭曉以來，巴瓦所領導的國大黨，在馬哈拉希特拉邦取得了全面的勝利，據統計該邦在國會議員全部四十八席中，國大黨囊括了三十七席^⑭，無形中使巴瓦所領導的派系成為國大黨中最大的一股政治勢力，如果再加上一個月來，巴瓦在印度南部合縱連橫的結果，已累積成聲勢浩大的新派系，並自信具有問鼎總理寶座的政治實力，於是巴瓦以勝利者的姿態，在六月十七日下午飛往新德里，向國大黨最高決策階層表達他的意願。巴瓦的行動立刻引起國大黨高層的反彈。其反對的理由大約可分為下列數端：

第一、拉吉夫·甘地屍骨未寒，大選的結果又並未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各派系理應共體時艱，而且團結一致共同支持拉奧出任總理是早已獲得的共識。

註⑫ The Statesman Weekly, June 15, 1991, p. 6.

註⑬ China News (Taipei), June 22, 1991, p. 4.

註⑭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June 18, 1991, p. 1.

第二、巴瓦雖在馬哈拉希特拉邦領導國大黨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但是他充其量只是地區性的領袖，要想成為總理人選，也應該試探一下北部印地語(Hindi)地區各邦議員和人民的反應，而且巴瓦在階級成份上屬排名第三的吠舍階級(Maratha)，目前由這一階級的領袖，在國大黨內組織一個「不穩定」的少數黨政府，在時機上並不恰當。

第三、巴瓦年僅五十歲，在中央的黨政歷練不深，何況政治倫理上尚無法獲得全國一致的認同，再加上政治晉階宜循序漸進，國會領袖一向必須獲得全體議員的共識，派系領袖在議會運作中不宜相煎太急。

第四、國大黨決策階層認為巴瓦可以出任副總理兼長內政這樣的重要部會，以便利用他的折衝才能及與克什米爾領袖阿不都拉的私交，來解決最為棘手的克什米爾和旁遮普兩邦的分離運動，以及阿薩姆邦的政治動亂。¹⁵

印度國大黨由尼赫魯開始，變相地成為尼氏家族的政黨，獨立四十多年來，一直由其祖孫三代人馬相繼出任領導人，黨領導人的產生也一再脫離黨章的規定，不再經由選舉產生。真正以選舉方式推舉領袖還是一九六六年的事，當時甘地夫人領導年輕黨員與黨中元老對壘而造成了黨的分裂，那次正式的攤牌完全採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結果甘地夫人獲得勝利，國大黨因而分裂。二十多年來，國大黨領袖均未經由選舉產生，拉吉夫·甘地於一九八四年繼承母職後，曾公開表示要恢復黨內民主，以選舉來產生領袖，可是一直到他遇害身亡前都未見實現。可是在這次大選甫告結束，強人統治已不復再現之際，國大黨內部為了領導人的問題，竟然出現了投票選舉與協商推舉兩種模式的爭議。國大黨領袖為了避免因政爭而造成分裂，因此希望儘量不要以投票方式決定黨魁的誰屬。經過不斷的協商與折衝，來自孟買的巴瓦終於在六月二十日宣佈退出這場可能導致分裂的爭奪之後，國大黨新當選的國會議員，在黨團會議上一致鼓掌推荐拉奧為新黨魁，接替已故前總理拉吉夫·甘地的遺缺。¹⁶此舉也意味著拉奧已成為下一任印度總理。

印度國大黨元老拉奧於六月廿一日，在總統溫卡塔拉曼的監視下，與其他五十四名閣員一起宣誓就職，隨後新總理表示，閣員人選兼顧種族及地域的考量，也足以代表國大黨內各派系的利益。至於閣員職務的分配則有待日後再行商議。可是在各派系爭奪重要部長職位之際，總理拉奧與巴瓦再度發生歧見。當巴瓦於六月廿一日宣誓後，曾立即飛返孟買辭去馬哈拉希特拉邦首席部長的職位，並兼程返回新德里接受內閣職務的分配。當國大黨高層權威人士透露稱，拉奧總理無意延攬孟買強人巴瓦出任內政部長，以致新成立的國大黨少數政府內部再起漣漪，據說拉奧希望巴瓦出長國防，而巴瓦則堅持非內政部長不就，這項爭執也連帶引起其他親拉吉夫·甘地的幹部的不滿，他們一致抱怨未受重視。¹⁷總之，拉奧出任總理後，國大

註⑮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June 18, 1991, p. 1.

註⑯ China News (Taipei), June 22, 1991, p. 4.

註⑰ China Post (Taipei), June 22, 1991, p. 1.

黨一方面在國會的少數黨政府隨時會受到在野黨派的掣肘，另一方面黨內人事的糾紛短時間內似乎很難平息，即使巴瓦順利當上內政部長，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國大黨內部從此相安無事，另一場政治風暴隨時都可能發生。

印度政局未來的動向

拉吉夫·甘地遇害後，其夫人桑尼亞拒絕國大黨的徵召，固然是一項明智的抉擇，但是却使得國大黨失去了許多同情票的支持，否則如果國大黨在桑尼亞的號召下，這次選舉的結果，很可能使國大黨獲得過半數的國會議席。不過國大黨最後所獲得的議席已超過一般所預料的二百席甚多。目前國大黨雖然組織少數黨政府，但是若干小黨和「國民陣線」中的溫和派已表明在信任投票時將給予支持，因此短期內，拉奧所領導的國大黨少數政府不至於垮台。

拉奧是國大黨元老級的政治領袖，多年來一直是支持尼赫魯家族執政的忠貞幹部。近年來因年事已高，再加上健康問題，已呈半退休狀態。最近因桑尼亞拒絕出任黨魁而臨危受命，顯然是國大黨各派系妥協下過渡性質的領導人。大選揭曉後，國大黨又爲了避免來自孟買強人巴瓦成爲新的領導人而導致南北的分裂，復又再度支持不具國會議員身份的拉奧出任正式黨魁，並受命組織少數黨政府。但是根據憲法的規定，拉奧必須在半年之內參加補缺選舉獲得當選後，其政治地位才告穩固。因此在未來半年內，體弱年邁的拉奧，除了要積極部署參加補缺選舉外，還要面對國內最爲棘手的旁遮普、克什米爾和阿薩姆三邦的分離運動，社會和宗教的衝突，以及嚴重的外債問題。如果在短期內拉奧的少數黨政府無法穩定政局，平息分離主義者所發動的恐怖活動，那麼拉奧總理在就職演說中所強調的吸引外商投資的計畫必將落空，屆時如果國大黨內部又不思團結，那麼另一次政治危機恐怕很難避免。

從這次大選的結果，顯示出印度一黨獨大的時代已告結束，一個多黨競爭的局面來臨，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極右派的印度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印度人民黨(BJP)，在歷經兩次大選後，終於由一個地方小黨蛻變爲印度第二大全國性政黨。印度人民黨原爲一九七七年組成人民黨(Janata Party)政府的一個派系。一九八〇年人民黨在大選中失敗後，右翼的印度人民黨乃脫離人民黨，以恢復印度教利益爲政治號召。一九八四年大選時，印度人民黨在當時拉吉夫·甘地的強勢壓力下，僅獲得兩個席位，^⑮可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大選時，印度人民黨一口氣奪下了八十八個席位^⑯。這次大選更增加到一一九席之多，尤其

^⑮ George E. Delury (Ed.), *World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ystems and Parties* (Second Ed.), 1987, Vol. 1, pp. 482-486.
^⑯ 沈鈞傳著，「一九八九年印度大選後的政局」，問題與研究，第廿九卷第六期，民國七十九年三月，頁十五。

在素有政治溫度計的北方邦贏得壓倒性多數，此實出乎國大黨的意料之外。印度人民黨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成為全國第二大黨，主要歸功於最近一年多來，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為爭奪阿育達雅（Ayodhya）回教寺廟而引發嚴重印回衝突後的必然結果，從此北方邦的印度教徒在印度人民黨的號召下，已成為一個以印度教至上的地區，而且還受到篤信印度教的工商團體及知識份子的支持。印度人民黨幹部在這次選舉中大有收穫之餘還誇下海口，要在下次大選中贏得第一大黨的地位。按照目前印度人民黨的氣勢，以及印度教徒在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比例來看，如果國大黨又再無法團結一致的話，印度人民黨頗有後來居上的政治潛力。

除了國大黨與印度人民黨外，這次大選中，由前總理辛格（V. P. Singh）所領導的中間偏左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及兩個共黨所組成的左翼聯盟亦分別獲得七十四與五十五席，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兩個共產主義政黨，在印度歷次國會選舉中，所獲的席位每次都會有若干增加，所以根據過去印度兩個共黨曾先後與國大黨及國民陣線合作的經驗來看，在未來多黨制時代來臨時，印度共黨很可能成為其他多數黨爭取組織聯合政府的理想目標，這次大選之前，國大黨曾多次設法向印度的兩個共產主義政黨遊說，希望在選後組織聯合政府，可是却遭到了婉言拒絕，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從這次選舉的結果，以及國大黨內部派系衝突暗潮洶湧來看，印度國大黨如不思團結，而且短期內又無法推出一位具有政治魅力的領袖，那麼印度政壇將出現多黨競爭的局面。

最後，從印度獨立四十四年來的政黨政治的發展來看，前三十年（一九四七～七七）（共舉行了五次大選，主要的領導人為尼赫魯父女相繼執政，局勢相當穩定。可是到了一九七七年人民黨取得政權迄今十四年以來，也舉行了五次大選，平均不到三年就舉行選舉一次，不僅勞民傷財，而且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如此惡性循環，使這次大選成為歷史上最為血腥的一次。甚至選後還發生錫克教暴徒開槍掃射火車事件。因此印度自一九八四年甘地夫人執政時期，在野的「印度人民黨」領袖瓦吉比伊（A. Behari Vajpayee）和「人民黨」（Lok Dal）主席查倫·辛格（Charan Singh）相繼提出憲政改革計畫，認為總統制有利於政局的穩定，也可以防止一黨獨裁，更有利於立法與行政部門的相互制衡。^②最近幾年來，究竟內閣制與總統制孰優的探討仍在不斷地進行。而從最近印度分離主義日漸抬頭，暴力事件有增無減的情況來看，憲政制度的問題可能再度成為憲法學家討論的議題。

*

*

*